

新一届上海市运动会的战鼓又播响了,这项上海市的传统体育赛事从1953年创办至今,已经将近古稀之龄,跨入了第十七届的征程。此时此刻,作为曾经的市运会“老兵”,回顾前尘往事,真是感慨万千。

我初次参加市运会的比赛,还是1959年的第二届。那年年初,13岁多一点的我破格进入成立不久的上海市象棋集训队,得到了系统进修棋艺的最佳环境。

20世纪50年代末,作为新生事物的专业棋队,日常训练、管理还处于摸索阶段,当时的棋艺资料极少,棋队每天的训练手段就是下棋、复盘。这种训练形式,在今天看来是太简单了,但正是这种简单的训练方式,让少年的我受益匪浅。因为在进队之前,我和队里的“老法师”何顺安、徐天利对局至少要被对方饶两先(开局时连走两步棋),进队之后大家就是先平摆。

那时队里共有何顺安、徐天利、陈奇和我四名队员,何、徐都在全国赛中进过前六名,属于“国手”;长我十来岁的“大师兄”陈奇是市级高手。胖胖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屠景明先生是教练,他负责给我们



20世纪70年代初,我读中学时,周围有军干子弟,他们会穿父辈遗下的黄旧军装,一年,人会焕然一新,本来清俊的更显英姿。那岁月,“到部队”是好出路。

安是其中一个。我们走得近,因为都喜好打乒乓。安不珍惜拥有的,黄军装时穿时不穿。他家住衡山路一大楼内,独门独户。到安的家,我们将厅里两张方桌一拼,中间搁上木板条,一张“乒乓桌”诞生。那天,安的父亲归来,人不是很高,但腰板挺直,穿正式的部队干部军装,特威严,见我们拼桌打球,不高兴。我们同学几个全噤声,随之鼠窜出门。

要好过的人还有阎立,安辈的一身黄旧军装不离身。他有一张端肃的国字脸,鼻梁挺挺,脸颊瘦削,薄唇冷峻,每个字都是标准普通话。我去过他永康大楼的家,一起在阳台上喘着气举杠铃哑铃,比画谁的大臂小臂肌肉凸起度更高。有一次我们言起硝烟,脸赤上火,割袍断义,从此不再交流。

安在毕业半年前去了杭州,成了空军地勤兵。阎立则在一师之长的父亲安排下,入青海一野战部队——他正式穿上军装当兵的年龄:16岁冒头。至于我,即便太想穿上黄军装,却推上当年父亲“臭老九”一枚等原因,参军成空想。阎立和安,他们在我渴望黄军装的视线里先后消失。

我被分配去了工厂,则又见到一个穿黄军装的人下。下也是16岁当兵,我见到他时已逾四十岁,黑脸糙皮,脸颊上皱纹深,像被一刀刀划伤后愈合的疤痕。很少见他穿工装,而是着一套褪色的黄军装,在车间里海人不倦地找人谈话——他

以平常心争胜负

胡荣华

记录成绩。因为和三位前辈差距明显,刚进队的头几个月我连输了一百多盘。屠教练的那张成绩表上给我登记了百多个“鸭蛋”(0分),屠教练跟我开玩笑:“小胡啊,依好开离蛋公司了。”虽然棋是一盘接一盘地输,但老师们赛后的复盘指导对我来说就是上好的“营养液”,我觉得和老师们的棋越咬越紧,信心越来越强了。终于,我在队内第一高手何顺安老师手里争到了一盘和棋,这是进队几个月后取得的“零的突破”。那一天我感到天空特别高、特别蓝、特别晴朗。

闭门造车数月后,检验我训练成效的“大考”——第二届上海市运动会象棋赛开始了。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成年组正式比赛。感谢《新民晚报》的著名体育记者冯小秀对我的偏爱,我的名字时不时地出现在他的报道中,让棋迷记住了我这个小棋手。在师傅们的关注下,我一举打入了前八名决赛圈。决赛阶段比赛,和何顺安、徐天利、朱剑秋这些成名高手相比,我尚有不足,最后获得了第七名,但“管住”第八名——“大师兄”陈奇,证明了我的进步是显著的。上海市运动会堪称我一年后获得全国冠军的“起跳高度”。

将近半个世纪前的1974年第五届市运会,也是令我难以忘怀

的。那届赛事,于我“亦师亦友”的徐天利和老队友朱永康是我夺冠途中的劲敌,青年棋手汪士龙、李澄、于红木等也具备了足够的冲击力,冠军争夺战很激烈,具体战况我就不多叙述了。我这里讲一段惊险的故事:当时的比赛会安排一些名手下基层到工厂、公社、部队为工农兵表演,有一轮比赛让我们去周浦的化工厂表演。厂里来接我们的是一辆交通牌大卡车,驾驶室内可坐五个人。途中在上桥时,我们的车与一辆迎面驶来的解放牌大卡车来了一个“强兑车”,如坦克般的解放牌要比交通牌“硬扎”得多,我们的车伤得不轻,司机双腿被夹难以动弹,几位棋友包括我本轮的对手不同程度挂彩,我随身携带的一把雨伞生生地拗弯了,而我虽然受了一点惊吓,倒是毫发未伤,看来是雨伞代我受了“皮肉之苦”。多年之后,与我同车、同样没有受伤的那年才十六岁的裁判员葛维蒲还会和我聊起这段共同的惊心历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体验,在棋赛中遇到任何困难险阻,我都可以保持一颗平常心,去争取胜利。

我最后一次作为运动员参加市运会是四十年前的1982年第七届,刚复刊的《新民晚报》对比赛有不少报道。而今天,《新民晚报》“夜光杯”又组织了有关市运会的征文,我又一次想起了往事,在文章的最后,我一定要感谢这份陪伴我一生的报纸。

黄军装

郑究

是车间支部副书记。

对下有传言:他在部队本要再往上升,却因故被调,团参谋长转业到工厂“降级使用”。离开部队,却挚爱故旧——死守着那黄军装。一日晚,乍暮然出现在我工间时阅读一本外国文学作品的车间角落。乍谈话切入点是赞我学习精神可佳,但最后的归结清晰:工作时间,此“偷窃工时”的行为不被允许。我愤懑,难以辩驳。

几年后,高考恢复的日子,我已成生产能手,在脏乱的高温环境中,十秒不到可热护一只轴承毛坯。产品圆润,尺寸精确,我却早熄灭读书跃龙门的雄心。乍和他的一身黄军装又蹙到我跟前。他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套当年紧俏的高考自学丛书,对我说:“好好考。想想你阿婆,也为你阿爸。”阿婆曾因父亲在运动中受冲击,发病而歿;父亲的问题,当时尚未走出阴暗。

乍还给我派发“高考红利”:“给一个月时间备考,不需上班。但考不上,加班补回来。”说罢离去。

那年春,我还在车间挥汗如雨,一入秋,洗白的衬衫一穿,成了学子。离厂前办手续,他生对我说:去看看书吧,他生恶病,已在家休养两个月。

我去看下,和车间另一位与我同样受“高考恩惠”的青工一起。下在床上,盘腿端坐,黑脸更黑,刀刻的皱纹更深,头发稀落。他依旧穿着一身黄色的薄军装——军装在支撑他余下的威武和自尊。

以后,想念乍时,也会想起少年时的阔立。想他们都是16岁到部队,都对黄军装钟情,一个在未参军前日日穿戴,一个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不离身。曾通过一位知情同学打听阔立。被告知:他在野战部队当连长,为救新兵,被手榴弹炸伤,腿瘸了。“他早已转业,在北方一个小城”。

到今日,当年穿黄军装者中,我仅和安尚联系。在上海,隔段时日,我们在一起,挥汗打几局乒乓。

口腔竟然能撑六颗花生米,看着它腮帮子那么鼓,我都笑岔气了,故意用手挤它的腮帮子,它就跟个受气小媳妇一样,把花生米一颗颗吐出来。

有一次我故意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它朝下看看,距离地面很高,不敢跳又想摆脱我的控制,我看它那怂样就不搭理它了,看我的电视。突然我听到啪嗒一声,我朝右边一看,它四脚朝天痛苦地挥舞着,我拿起它,它回头咬我,我看到我急得快哭出来的表情,它突然愣住了。

从这天后,我们两个感情迅速升温,它再也不跑了,我经常把它放在我的肩膀上,让它陪我看电视。半夜它睡着了,我用手指摸了一下它的脑袋,它闭着眼狠狠咬了我一口,突

然发现是我,睁开眼睛看看我,用小舌头舔了舔被它咬过的地方。

那段时间我去哪儿基本都带着珍珠,它特别听话,大家都好奇这样一只小小的仓鼠为什么能和我相处得这么和谐。我们真的是彼此心意相通,它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它在想什么,我一个眼神它就知道我什么意思,每隔一个星期,我用我的香皂给它洗个澡,再用我的毛巾给它擦干净身体,它只要一洗完澡就特神气。

养珍珠的那些日子,我整个人都变得开朗了,相比较小猫小狗,仓鼠的饭量很小,一顿就两颗花生米,而且特别通人性。在我的心里它不仅是一只老鼠,也是我的家人。

风刮一夜,满耳落叶的簌簌声。清早睁开眼看到久违的湛蓝晴空,不禁心情大好。

推窗向楼下探看,有人倚在的大门边聊天。苍白的脸在阳光下自带一层金芒,不知在说些什么,是完全听不懂的方言。

谁家的窗子大敞开,有个女音清丽嘹亮,唱的竟是山西民歌《交城山》。久违的乡音倍感亲切,屏息凝神细听,“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它浇了文水/交城的山里没有那好茶饭/只有莜面栲栳栳还有那山药蛋……”

猛然间想到了本地著名的小吃“莜面栲栳”。晋北地区有句俗语,“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二十里白面饿断腰”,是说饭食中用黏米面做成的糕最耐饥,莜面次之,白面最不抗饿。

莜麦即燕麦,也称油麦、玉麦。燕麦片实则为莜麦未经脱皮压制加工的一种营养品。北方高寒,因种植地域不同而叫法迥异,故而导致有人误以为这是两种食物。

莜麦脱壳碾成粉即为“莜面”。莜面低糖、高蛋白质、高能量,其脂肪含量是小麦、大米、高粱、荞麦、黄米五种粮食的数倍,其释放的热量等同于猪肉或肥肉;且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可清目降脂,美容减肥,降胆固醇。此言绝然不虛。

莜面在山西,是百姓人家饭桌上的家常吃食,巧妇可以做出十几二十种花色各异的美味,而“莜面栲栳”首当其冲。

栲栳要想做得好,关键有三,沸水和面、快速打卷、火候掌控。

幼时记忆中,每次吃栲栳准是奶奶和面。我站在一旁看奶奶将滚沸的水注入面盆。就用手指搅拌,且浇且搅,且搅且浇,看得我双眉紧蹙,心揪起来。不烫吗?咋不烫?老皮老肉不觉烫。

莜面很快变成絮状,看盆里的干面

所剩无几,把面絮与干粉充分揉合,制成面团。奶奶和面讲究“三光”,即盆光手光面光。然后以湿布蒙盖,使其“醒一醒”。一刻钟后再次揉面,揪小团,搓成长条,切成更小一些合适的面剂。将面剂逐一用拇指按扁,置于掌心用适宜的力度向前快速推压。面剂子随即成薄片状。接着以食指结合拇指,将面皮的一端揭起,将食指缠绕,再抽出食指,讲究手速,越

快越好。此时的面皮则形成中空竖立的柱体,这便是栲栳栳。

上笼隔水蒸。必须得是猛火。蒸一刻钟左右。时间与火候十分关键。蒸得时间太久,栲栳会软塌,难以成型。但若蒸得时间不够,则栲栳嚼起来不劲道,口感欠佳。

熬栲栳的同时调制蘸料。提前泡好的黄花菜、黑木耳、胡萝卜切丝或切丁,番茄切块。热锅冷油,鸡蛋打散后入锅快速翻炒,将炒蛋尽可能夹碎,盛出备用。葱花入油锅爆香,放入备好的各种菜码猛火快炒,是为使其断生。加适量水大火煮开,加盐少许,待等汤汁收至浓稠时将蛋碎倒入,稍加搅拌,最后滴几滴本地胡麻油。

栲栳已蒸好。打卤上桌喽。莜面特有的香气,一团一团,四溢开来。如若是在冬天,屋里雾气腾腾,屋外北风猎猎。窗玻璃上的冰花盛开,父亲正在书房里习字,冷不丁冒出一句:“莜面抹辣子,香坏王瞎子!”

忽然想起一件事。有年去某地出差,见路边一家饭馆的招牌上赫然写着“莜面烤烤佬”,心下一凛。

仅几字之差,纠结这店家的莜面跟“佬佬”有何关联?且还要将其烤了。真比那母夜叉孙二娘还要狠……

莜面栲栳

王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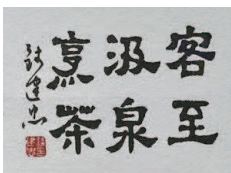
稼

稼

稼

稼

客至汲泉烹茶



书法 钱建忠



藏书票 金大鹏



篆刻 徐兵

我养过一只仓鼠叫珍珠

王旭

制,我看它那怂样就不搭理它了,看我的电视。突然我听到啪嗒一声,我朝右边一看,它四脚朝天痛苦地挥舞着,我拿起它,它回头咬我,我看到我急得快哭出来的表情,它突然愣住了。

梨花梦

荆歌

荆歌

的时光,好像都只是在在这片秘境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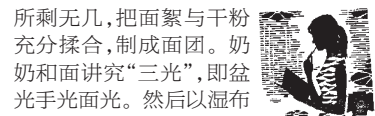
我到过很多溶洞,虽彼此相距天涯,却总是大同小异。唯独这昌江的皇帝洞,给了我无比的震撼。我傻傻地站在如巨厦广厦的洞中,仰视那铺天盖地的如漩涡似的石顶。它是从宇宙深处飞来,还是岩浆自地下喷涌?它在时间的尽头飞旋着,风一样舞动,火一样呼呼燃烧着。我只能用梦境来形容它。而据说在这梦一般的空间里,考古发现了黎族人最早的活动印迹。远古有多远?它远在遥远的天边,却又仿佛是在今天。他们也像我一样渺小卑微,却又心怀生命的尊严和勇毅,在此钻木取火,飞土逐肉,繁衍生息。也在此看日落月升、斗转星移,听洞外鹧鸪声声、黎歌悠悠,以及山风

呼啸,大河奔流。

皇帝洞口坐着一位孤独的画家,他正用铅笔试图描绘这山洞内部奇异的景象。我想这世上是不会有了一支画笔,能画出它的壮观。它如同银河系一般的瑰丽,是鬼斧,是神工,是造化的灵感,是海底火山激情洋溢的作品,轻薄的纸上又如何能留住它凝固的呼啸和亿万年的奔腾!

十里画廊的风景,是需要轻轻地慢慢地行走其中的。它纯净了一万年,你必得以纯净的身子和纯净的心,才配与它相逢,成为它画卷中的一棵树,一根草,一条藤萝,一片叶。或者是一滴水,一块沉默的石头,一朵轻云,一片倒映在水中的冷月。

月亮在浪论村早早就升起来了。它悬挂于青山之巅,俯视着它的黎民,它这样深情地俯看了几千年。它看见了黎族儿女的刀耕火种,看见了他们的男欢女爱,看他们悲欢离合,看他们人丁兴旺生生不息。它也看到了他们偶然抬头看它,也许熟视无睹,也许深情款款,也许相看两不厌。今天我看到了它,这亘古不变之眼,它也看到我这个黎语发音为“客”的外乡人了吗?它知道我所从何来吗?知道远在千里之外也有一个“梨花里”吗?黎族的男女,舞跳起来,黎歌唱起来,热情好客的美酒端起来。我真的仿佛是在一场梦里:今月曾经照古人,反作他乡是故乡,这是怎样春风沉醉般的梦境啊!



王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

稼稼